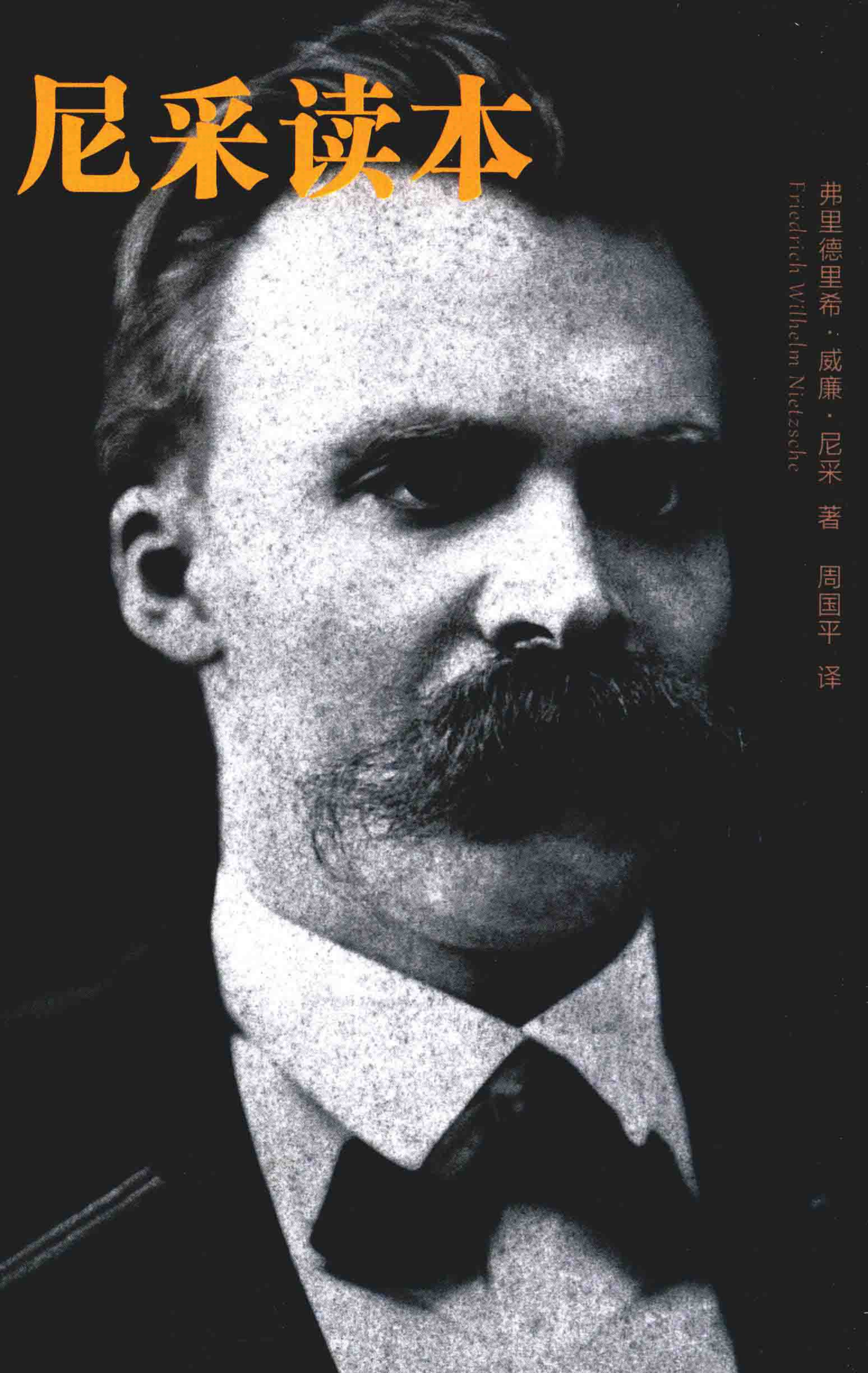


尼采读本

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 著 周国平 译
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



尼采读本

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 著
周国平 译
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

 湖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尼采读本 / (德) 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著 ; 周国平译. — 长沙 :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8. 4

ISBN 978-7-5404-8625-9

I. ①尼… II. ①弗… ②周… III. ①尼采(Nietzsche, Friedrich Wilhelm 1844-1900)—哲学思想 IV. ①B516.4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55401号

Nicai Duben

尼采读本

(德) 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 著

出版人: 曾赛丰

责任编辑: 喻立

书籍设计: 蘑菇

出版发行: 湖南文艺出版社

地址: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 410014

网址: www.hnwy.net

经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刷: 湖南省众鑫印务有限公司

版次: 2018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 880mm×1230mm 1/32

印张: 11.5

字数: 240千字

书号: ISBN 978-7-5404-8625-9

定价: 45.00元

若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目 录

Contents

前 言

- | | | |
|----|------------------|-----|
| 一 | 艺术是生命的最高使命 | 016 |
| 二 | 日神和酒神 | 018 |
| 三 | 用日神艺术美化生存的必要 | 023 |
| 四 | 二元冲动的斗争和和解 | 027 |
| 五 | 抒情诗人的“自我”立足于世界本体 | 030 |
| 六 | 希腊悲剧的诞生 | 034 |
| 七 | 科学与艺术的对立 | 039 |
| 八 | 科学文化在现代的泛滥 | 043 |
| 九 | 悲剧快感和艺术形而上学 | 047 |
| 十 | 哲学与个性 | 051 |
| 十一 | 希腊人是典型的哲学民族 | 053 |
| 十二 | 哲学在后来的时代遭到放逐 | 059 |
| 十三 | 为永恒的生成辩护 | 063 |

十四	世界是自娱的游戏	066
十五	赫拉克利特的骄傲和孤独	070
十六	成为你自己	073
十七	教育的使命和现代教育的弊病	077
十八	为自己写作	082
十九	天才所面临的危险	084
二十	哲学的使命是解释整幅生命之画的意义	088
二十一	哲学家与时代	091
二十二	现代的世俗化潮流	093
二十三	自然产生人的用意	097
二十四	文化的目标是天才的产生	101
二十五	对学者的解剖	105
二十六	论学院哲学家	112
二十七	历史和哲学的改革力量	120
二十八	现代文化和悲剧思想	123
二十九	语言到处都生病了	127
三十	现代艺术和现代人的精神危机	129
三十一	论灵感和天才	136
三十二	论女人	143
三十三	论性别和爱情	148
三十四	论婚姻	151
三十五	婚姻不宜于自由思想家	155
三十六	父母的愚蠢和童年的悲剧	159
三十七	疯狂在道德史上的意义	161

三十八	论自我和同情	164
三十九	苦难者的认识	168
四十	健康与哲学的关系	171
四十一	从痛苦中分娩思想	174
四十二	从深刻回归肤浅	176
四十三	我们对艺术的最后感谢	178
四十四	闲暇与优游	180
四十五	我们的快乐有何含义	182
四十六	在何种程度上我们也是虔诚的	184
四十七	玩世不恭者的话	187
四十八	什么是浪漫主义	189
四十九	“科学”之为偏见	193
五十	超人和末人	195
五十一	创造者之路	205
五十二	老妇和少妇	209
五十三	高超的人	212
五十四	纯洁的知识	215
五十五	诗人	219
五十六	哲学中的教条主义	223
五十七	论哲学家的偏见	226
五十八	自由灵魂	230
五十九	没有信仰的现代人	233
六十	格言和插曲	236
六十一	评妇女解放	242

六十二	主人道德和奴隶道德	245
六十三	在自己身上克服时代	249
六十四	论比才的音乐	251
六十五	瓦格纳和颓废艺术	254
六十六	探听偶像的底细	257
六十七	格言与箭	259
六十八	作为反自然的道德	262
六十九	德国人缺少什么	268
七十	学习看、想和写	274
七十一	论美和艺术	276
七十二	现代性和现代思潮批判	283
七十三	医生的道德	288
七十四	我的天才观	290
七十五	罪犯及其近亲	292
七十六	论歌德	294
七十七	酒神精神	297
七十八	谁是我的合格读者	300
七十九	人的类型和价值	301
八十	佛教和基督教的比较	305
八十一	信仰心理学	309
八十二	千万不要把我错认了	315
八十三	我为何如此智慧	320
八十四	我为何如此聪明	333

前言

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现代最伟大的思想家和哲学家之一，1844年10月15日生于德国东部吕采恩镇附近的勒肯村。他的祖父是个虔诚的基督徒，写过神学著作。他的外祖父是个牧师。他的父亲当过家庭教师，后来也在家乡担任牧师。尼采就在这样一个有浓烈宗教气氛的家庭里呱呱坠地。

1849年7月，尼采的父亲死于脑软化症。数月后，年刚2岁的弟弟又夭折。当时尼采才5岁，亲人接连的死亡，使这天性敏感的孩子过早地领略了人生的阴暗面，铸成了他忧郁内倾的性格。后来他自己回忆说：“在我早年的生涯里，我已经见过许多悲痛和苦难，所以全然不像孩子那样天真烂漫、无忧无虑……从童年起，我就寻求孤独，喜欢躲在无人打扰的地方。这往往是在大自然的自由殿堂里，我在那里找到了最真实的快乐。”

父亲去世后第2年，尼采随同母亲和妹妹迁居瑙姆堡，投奔祖母和两位姑母，在那里度过了他的童年时代，读完了小学和文科中学。在学校里，他显得孤僻而不合群，很少与同学们一起玩耍。但是，他也异常珍惜友谊，择友的趣味很高。在文科中学，他有两个知心朋友：威廉·平德尔和古斯塔夫·克鲁格。前者

是他的诗友，他们常常在一起谈诗，互相交换诗作。后者是他的乐友，他们常常在一起讨论音乐，演奏乐曲，或者共同倾听克鲁格的父亲——一位精通音乐、与门德尔松交往甚笃的乐师——弹琴，沉浸在德国古典音乐的旋律里。诗歌和音乐是尼采的终身爱好。10岁时，他便爆发了艺术创作的热情，一年里写了50首诗，作了一曲圣歌。他自己回忆，到14岁时，他已经有过三次写诗高潮。后来，他仍不断写诗。他的格言诗和抒情诗独具一格，在德国现代诗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尼采的早期诗作充满忧伤的情调。他10岁时作的一首诗，描写一个漂泊者在一座古城废墟上沉睡，梦见该城昔日的繁荣和最后的毁灭，醒来后悟到人间幸福的短暂。15岁时作的几首诗里写道：“树叶从树上飘零， / 终被秋风扫走， / 生命和它的美梦 / 终成灰土尘垢！”“我岂能相信 / 我会躺入丘坟 / 不再能啜饮 / 生命的芳醇？”“当钟声悠悠回响， / 我不禁悄悄思忖： / 我们全体都滚滚 / 奔向永恒的故乡。”读中学时，他还构思过一部题为“死亡与毁灭”的中篇小说。这一切清楚地表明，由于过早目睹死亡的现象，悲观主义已经在他幼小的心灵里扎了根。既然终有一死，生命还有什么意义？这个问题始终折磨着尼采。让我们记住这一点，因为这为理解尼采后来的哲学思想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

尼采对音乐的感悟也很早。在童年时代，他酷爱古典音乐，把莫扎特、海顿、舒伯特、门德尔松、贝多芬、巴赫、亨德尔视为精神支柱；但不喜欢柏辽兹、李斯特的现代音乐。青年时代一度迷恋瓦格纳，后期则喜欢比才及其《卡门》。他自己也常常谱曲。他是那样看重自己的音乐作品，以至在精神失常前夕，还声

称终究是个老音乐家，并希望由他自己谱曲、他的女友莎洛美作词的管弦乐合唱曲《赞美生活》传世，作为对他的纪念。

1858年，尼采以优异成绩从瑙姆堡文科中学毕业，获得历史悠久的帕弗塔文科预备学校的奖学金。这是一所水平很高的教会学校，拥有优秀的人文主义教师，校纪甚严，学生们过着刻苦勤奋的斯巴达式生活。德国文化史上的许多著名人物，如克罗卜斯托克、费希特、施莱格尔、兰克，都曾在这里就学。正是在这里，尼采读到了青年黑格尔派成员大卫·施特劳斯的名著《耶稣传》，对基督教的信仰悄悄瓦解了，使虔信的母亲和姑母们大为惊恐。在所有的课程中，他最喜欢希腊课，常常读古希腊文献至深夜。他一生崇尚希腊精神，反对基督教精神，在这里已经有了端倪。

如同一切有创造力的少年一样，尼采的兴趣决不局限于规定的课程。他和老朋友平德尔、克鲁格组织了一个小团体，每人每月提交一篇作品，彼此交流和批评。他们还自筹经费，订阅《音乐报》等报刊。在此期间，尼采的音乐趣味开始发生变化，从古典音乐转向现代音乐，他渐渐喜欢瓦格纳了。小团体的最后一笔经费，就用来购买歌剧《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的门票。在文学方面，尼采的兴趣从歌德转向了浪漫派。他格外喜欢荷尔德林。在17岁的一封信里，他表现了对荷尔德林诗作的深刻理解。荷尔德林所表达的那种至深的忧郁和对理想故土的怀念，那种对现代德国野蛮化的痛恨，那种终于导致精神崩溃的剧烈的内心冲突，引起了尼采的深深共鸣。他对荷尔德林发疯前夕和疯后的一些诗歌尤其心领神会，视为“德国诗歌艺术中的纯美精品”。令人深思的是，这个赞赏“疯诗人”的青年，后来自己也疯了。

回顾尼采的早年生活，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他的浪漫而又悲观的气质。他几乎是一个天生的浪漫主义者和悲观主义者。他后来喜欢叔本华哲学和瓦格纳音乐，实出于天性之必然。当他着手建立自己的哲学时，他又猛烈地批判“浪漫悲观主义”，其实那是一种自我治疗和自我克服。

1864年10月，尼采从预备学校毕业，进入波恩大学。结业时，他的其他各门课程均为优秀，唯有数学不及格。

这时，尼采20岁了。这是人一生中对未来想得最多的年龄。尼采在波恩大学选修的是神学和古典语言学。读神学是家里的要求，其实尼采自己对基督教的信仰早已动摇，所以，仅仅一个学期后，他便放弃了这个专业。至于读古典语言学，则是他自己的选择，因为他在中学时已对希腊文献产生了浓厚兴趣。与此同时，他还试图借古典语言研究所必需的严格的考证功夫来抑制自己的浪漫激情，以求得心理的平衡。

入学后，尼采加入了学生团体（Pfanconia），他和别人一样，似乎热衷于击剑，饮酒，聚会，跳舞，结交异性。可是，为时不久，他厌倦了这种喧闹的社交生活，以一份得体的书面声明退出了学生团体。没有人理解他内心的想法，同学们只是觉得他孤傲，清高，怪僻，不讲交情。这是尼采一生中爆发的第一次精神危机。人生绝非一场消遣，他要为自己寻求一种更加真实的人生。自幼折磨着他的生命意义的问题，这时明确地呈现在他的意识中了，驱使他自觉地走上了苦苦求索、永不安宁的命运之路。

尼采的古典语言学老师李契尔是一位富于艺术气质的学者，

深受尼采敬重。李契尔也把尼采视为自己最得意的门生。波恩大学在古典语言学领域享有国际声誉，人才济济。李契尔与另一位语言学者扬恩的学派冲突使尼采深感烦恼，因此，在第二学年，他便决定转学到莱比锡大学。接着，李契尔也移教莱比锡。在李契尔的建议下，尼采在莱比锡创建了一个语言学学会，并先后在学会中作关于忒俄格尼斯（公元前6世纪麦加拉诗人）和亚里士多德的学术报告。这些论文作为获奖论文刊印在《莱茵博物馆》杂志上。尼采在语言学界迅速闻名，用李契尔的话来说，成了“莱比锡青年语言学界的偶像”。

对古希腊文献的研究，尤其是对第欧根尼·拉尔修作品的研究，唤醒了尼采的哲学兴趣。但是，真正点燃尼采的哲学热情的却是叔本华。在莱比锡期间，他偶然在一个旧书摊上购得了叔本华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一书，欣喜若狂，每日凌晨2时上床，6时起床，沉浸在这本书里，心中充满神经质的激动。后来他回忆说，当时他正孤立无助地经历着某些痛苦的体验，几乎濒于绝望；而叔本华的书就像一面巨大的镜子，映现了世界、人生和他的心境。他觉得叔本华好像是专门为他写了这本书一样。

我们既已了解尼采的气质和早年经历，就完全可以理解叔本华哲学何以给他造成如此强烈的心灵震撼了。他很早就对人生产生了怀疑，生命意义的问题始终痛苦地折磨着他。人们浑浑噩噩地生活着，对这个根本性问题无所用心，愈发使他感到孤独。现在，他发现在他之前也有人受同一问题的折磨，并且用哲学的语言表达了对人生的同一悲观看法，顿时便有觅得知音之感。一时间，他成了叔本华的狂热信徒。1867年秋，尼采在瑙姆堡服为期一年的兵役，这次服役因他骑马负伤而提前结束。在隆隆炮声

中，他低呼着：“叔本华保佑！”叔本华竟成了他的上帝。

可是，这是怎样一位上帝啊。基督教的上帝许人以灵魂永生，叔本华却在尼采耳旁呵斥：生命毫无意义！舍弃人生吧！听天由命吧！尼采毕竟还年轻，他悲观，却不厌世，这可悲的人生在他眼中依然充满魅力，令人迷恋难舍。有趣的是，恰在尼采如痴如醉地沉湎在叔本华的悲观哲学中的时候，他生平第一次坠入情网，爱上了一位到莱比锡巡回演出的女演员。他给她寄去了一首自己谱曲的歌，并附上热烈的献辞。理论上的悲观主义终究扼杀不了青春的活力。不过，这个羞怯的大学生并不敢有进一步的行动，就像他以后的几次恋爱一样。他的初恋毫无结果。

尼采后来对叔本华的悲观哲学采取了否定态度，但他始终赞赏叔本华真诚探讨人生问题的勇气。由于叔本华的影响，他更加自觉而明确地以生命意义问题为自己哲学思考的主题，这正是叔本华对他的影响的积极一面。在1874年写的《作为教育家的叔本华》一文中，他如此谈论叔本华：“他站在整幅生命之画前面，解释它的完整的意义，这便是他的伟大之处；而那些太机敏的头脑却不能摆脱一种谬见，以为只要详尽地研究画这幅画所用的颜色和材料，就已经在接近对画意的解释了。”并且指出，“每种伟大哲学的要求”就是“作为整体始终只是说道：这是全部生命的图画，从中学知你的生命的意义吧。以及反过来：仅仅阅读你的生命，从中理解普遍生命的象形文字吧”。对于哲学使命的这一信念，尼采是终身恪守的。正是为了对抗叔本华的、同时也是他自己的悲观主义，他在日后建立了他的酒神哲学和强力意志学说。

1868年秋，尼采在莱比锡瓦格纳姐姐的家里结识了他仰慕已久的音乐大师瓦格纳，两人久久地谈论他们共同喜爱的叔本华哲学。事后，尼采写信给他的好友罗德说：“啊，你可想见，听他以难以形容的热情谈论叔本华，说他感谢他，他是懂得音乐本质的唯一哲学家，这于我是何等的享受！”叔本华一开始就是尼采与瓦格纳之间的精神纽带。后来，当尼采转而否定叔本华之时，他与瓦格纳的友谊也就宣告破裂了。

1869年2月，在李契尔的热情推荐下，尼采受聘担任瑞士巴塞尔大学古典语言学教授。莱比锡大学根据他业已发表的论文和大学教授资格，免试授予他博士学位。

同年5月，尼采到巴塞尔大学执教，他的就职讲演《荷马和古典语言学》博得了同事们的一片赞叹。这位年仅24岁的教授在校内外都大受欢迎。巴塞尔的上流社会向他打开大门，名门贵胄之家争相邀请，尼采身穿新燕尾服，经常在舞会上露面。在人们心目中，他是一个受人尊敬、前程无量的青年学者。然而，为时不久，他的老毛病又犯了。社交生活使他感到厌烦。他对语言学研究的价值也产生了怀疑。就像过去否定神学一样，现在他又要否定语言学了。他生来不是当学者的材料，不愿意把自己的生命浪费在故纸堆上。这颗不安的灵魂总是在寻找着什么，凡是到手的都不是他所要寻找的东西。他预感到一种与众不同的命运在向他召唤。

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8至10月，尼采在战地担任护理兵。正当全德国陷入“爱国主义的激动”之时，他怀着厌恶这场战争的心情，神游于古希腊的审美国度，酝酿了他的《悲剧的诞生》一书的基本思想。

1872年初，《悲剧的诞生》发表。这是尼采的第一部哲学著作，其中他一生的主要哲学思想已经形成。尼采哲学的主题是生命的意义问题，而他对这个问题的解答便是：靠艺术来拯救人生，赋予生命以一种审美的意义。这部著作所提出的日神和酒神两个范畴，象征着人的两种基本的艺术冲动。日神冲动造成美的外观的幻觉，使人执着人生。酒神冲动通过情绪的放纵造成个人解体、融入宇宙大我的体验，使人超脱人生，从痛苦和毁灭中获得悲剧性快感。尼采的结论是：“艺术是生命的最高使命和生命本来的形而上活动。”

这本书名义上研究的是古希腊的悲剧艺术，实际上却是尼采借希腊艺术为题发挥自己的思想。他在为苦苦折磨他的生命意义问题寻求一个答案，并且已经显示出与叔本华的悲观哲学的根本分歧：叔本华全盘否定人生，他却竭力借艺术肯定人生。在书中，他集中抨击了始自苏格拉底的科学主义人生态度，连带也攻击了基督教。书发表后，学术界和同事们保持冷冰冰的沉默，他们寄予厚望的这个青年学者竟然写出这样一部全然不合古典语言学学术传统的著作，使他们感到惊讶和失望。连李契尔也保持沉默。几个月后，青年学者维拉莫维茨发表长篇文章，对尼采的哲学观点和语言学知识进行全面攻击，起而捍卫古典语言学传统。只有少数几个朋友支持尼采，学术界却一边倒。尼采的学术威信扫地，一时间，学生们纷纷离开他，他的课堂里只剩下两个听众。

在尼采的支持者中，瓦格纳是最热烈的一个。事实上，尼采写作此书的动机之一是受了瓦格纳音乐的鼓舞，他把希腊悲剧文化复兴的希望寄托在瓦格纳身上。尼采到巴塞的头3年，是他与

瓦格纳的友谊的蜜月时期。当时，这位比尼采年长31岁的音乐大师与他的情妇（后来结婚）、李斯特的女儿柯西玛正侨居瑞士卢塞恩湖畔的特里伯森。尼采成了他们府上的座上客，拥有两间专为他准备的房间，过从甚密。瓦格纳正踌躇满志，要大干一番音乐革新事业，他把尼采的出现视为命运赐给他的最大恩惠，称尼采是唯一懂得他的心愿的人。《悲剧的诞生》一发表，他立即给尼采写信说：“我还不曾读过比你的书更精彩的东西！”他相信自己的事业获得了最好的助手。尼采暂时也沉浸在对大师的幸福信仰之中。

《悲剧的诞生》所引起的猛烈批评并未动摇尼采的决心，他坚定地走上了自己的路。1872年二三月间，他以“论我们的文化设施的前途”为题作了五次学术报告，集中批判了现代文化。其中指出：科学分工正在毁灭文化，新闻事业正在取代真正的文化事业。接着，从1872年到1876年，他又多次开办前苏格拉底哲学方面的讲座。在尼采看来，体现在希腊悲剧和前苏格拉底哲学中的文化与人生息息相关，而现代科学化商业化的文化却远离了人生的根本。这是他一生坚持不懈地批判现代文化的基本出发点。

1873至1876年，尼采先后发表四篇长文，结集为《不合时宜的考察》一书。书的主题仍是文化批判。第一篇《告白者和作家大卫·施特劳斯》，以施特劳斯为例，批判了庸人型的学者。值得注意的是，书中第一次公开抨击了普鲁士的霸权主义，指出：普法战争虽以德国胜利告终，其险恶后果却是使德国文化颓败，“使德国精神为了‘德意志帝国’的利益而遭失败乃至取消”（《校勘版尼采全集》第1卷，1980年慕尼黑版第160页）。此后尼采一贯立足于文化的利益而批判强权政治，并且在德国陷

入民族主义的政治狂热之时自称“最后一个反政治的德国人”。第二篇《论历史对于生命的利弊》，指出生命因历史的重负而患病了，呼吁解放生命，创造出一种新的文化。第三篇《作为教育家的叔本华》，抨击哲学脱离人生，要求以叔本华为榜样，真诚地探索人生问题。第四篇《瓦格纳在拜洛伊特》，重点批判现代艺术。这篇文章名义上是替瓦格纳音乐辩护，视为现代艺术的对立面，其实明扬暗抑，已经包含对瓦格纳的批评。文章写于1875至1876年间。在此之前，尼采内心已经与瓦格纳产生了隔阂。瓦格纳是个十足的自我中心者，在他心目中，尼采只是命运安排来为他的艺术服务的。从1872年起，他移居拜洛伊特，热衷于他的音乐会演的筹备工作。每次见面，他言必谈会演，而对尼采试图与他讨论的哲学问题毫无兴趣。这使自尊心极强的尼采深感压抑，渐渐产生对抗心理。尼采开始有意疏远瓦格纳，多次谢绝其邀请。1876年夏，在德皇威廉一世支持下，第一届瓦格纳音乐会演在拜洛伊特隆重举办。会演前夕，尼采躲到附近一个林区，写下《人性的，太人性的》一书的最早的笔记，该书包含有明显批判瓦格纳的内容。在尼采妹妹的请求下，尼采才在会演剧场露了一面。他十分厌恶会演的铺张场面，观众的庸俗捧场，瓦格纳的戏子作风。此后，尼采与瓦格纳仅偶然相遇一次，瓦格纳兴致勃勃地谈论自己新剧本的构思，尼采却极其冷淡，匆匆告别而去。1878年1月，瓦格纳给尼采寄去一份表现基督教主题的《帕西法尔》剧本，尼采没有一字回音。5月，尼采把《人性的，太人性的》一书寄给瓦格纳夫妇。从此，互相不再有任何往来。

《人性的，太人性的》写于1876至1879年，它是尼采用格言体写作的第一部著作。在内容上，它也标志着尼采思想上的重大